科學與日常生活

海登著　陳原譯

蘇聯海登教授站在爲人民的立場，以廣博和深刻的科學修養，和漂亮而雋永的文筆，寫了許多通俗的科學小品，這裏所講的都是日常生活中易見應知的東西，在一般教本裏，是不能找着的。定價每冊七千元。

生活書店發行

上海（十二）重慶南路六號

時代日報

中華民國卅六年六月十日　第六二五號　（今日一張售五百元）

內政部新聞紙登記證警字第一〇四七三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四六四號

發行人匡開莫　時代書報社出版

營業部　上海吳江路（斜樓弄）六十號電話三七五一一號　吳江路一〇五號電話三八六五九號　茂名南路八五號電話七五一〇七號

編輯部　成都北路九七三號　電話三五二八七號

杜美　最後一天

蘇聯歌唱艷麗趣情鉅片

二時　四時　六時　九時　1545半時

四顆心

最新名曲十支　四顆心心相印　兩對人人相愛

明天開映蘇聯戰爭鉅片「十三勇士」

四平戰事再激烈

晉南又緊張·豫北新局勢

〔本報綜合報導〕南下進擊鐵嶺之共軍，日來未見動靜，似作新的部署。鐵嶺守軍爲欲保瀋陽，必先保鐵嶺，故除領導號稱精銳之新六軍及其他部隊佈防外，並動員當地人民二萬餘人，夜以繼日，趕築防禦工事。鐵嶺戰事雖見沉寂，但四平街方面戰事又見激烈，攻佔西安之共軍二萬餘，亦分兵向四平進擊。由雙陽經樺林攻伊通之共軍，於五日完全佔領該城。據中央社訊，國軍已於七日晚克復雙河鎮。膠東方面博山礦區有小接觸，鄒平、青城、淄川一帶則見沉寂，惟共軍調動頻繁，似有新企圖。魯南莒縣爭奪極爲激烈，魯西劉伯誠部在濮縣一帶渡河，正與國軍交鋒中。晉南戰事又見緊張，由西北兩面進迫臨汾。汾陽、太谷、榆次、祁縣一帶共軍甚活躍。又豫北共軍調動頻繁，集結安陽附近共軍後撤，由五陵屯子集渡衛河之共軍，向濮陽進擊，豫北局勢日內將有新發展。

美蘇應成立協調

華萊士續作遊歷演說

耗巨資於軍訓不若宣傳和平

〔中央社阿拉巴瑪州蒙高茂萊八日合衆電〕華萊士爲促進美蘇協定，並反對參議員范登堡與前總統胡佛主張與德奧單獨訂立和約之意見，繼續其全國性演說稱：和平性條約，實爲美國外交政策主持者面臨之重要工作，若與蘇聯繼續物資與軍備之比賽，則吾人之子孫，將於第三次及最後次戰爭中滅絕矣。彼籲請以平分石油而達到諒解之方法，開始與蘇方謀取協議，並要求立即停止武器之國際貿易。

〔聯合社阿拉巴瑪州蒙高茂萊八日電〕華萊士今日指斥杜魯門主義結果之一，爲彼等合全世界民主愛好和平之人民爲之沮喪。軍訓所需經費達二十億美元，不如用以指導青年趨向和平，而勿趨向戰爭。據華氏宣稱，予不喜壟斷主義，予不喜龐大事業與龐大軍費間不能免之勾連，予更不喜發生紛亂時軍事與龐大事業獨裁之危險。若每年耗費數十億美元，以生產軍火，訓練青年，以準備戰爭，必將有一日發生較一九三三年更壞之不景氣狀態，棉麥價格將較以前跌落更遠。

美蘇協調爲和平基礎

〔法新聞社弗雪凡尼亞州嘉加斯德城八日電〕共和黨參議員薩爾頓史泰爾頃向周里頓大學學生發表演說稱：美蘇兩國間之協調，實爲和平唯一之基礎；但美國保持强大之海陸空三軍，仍屬不可缺少，須知「綏靖」卽軟弱之謂也。國務院所主持之「美國呼聲」廣播節目，以及學生赴國外旅行之計劃，實乃促成美國與其他各國協調之最佳方法，金元外交非余所贊成，促成世界和平之最佳方法厥爲各國均能信任聯合國機構云。

民盟發表聲明

駁斥所謂十項責問

〔本報訊〕民盟宣傳部長羅隆基於昨日在京招待記者並發表書面談話稱：本人看見今天各報登載中央社消息：謂民盟盟員提出十項問題，已由本人與章伯鈞用書面解答云云，甚感此項消息滑稽有趣。本人從未見過此項問題，當然更從未有過此項書面答覆。民盟在本年一月二中全會中，已明確決定爲個人組織，盟中無團體單位，因此中央社所稱民盟邀約民主建國會促進會參加一層，自係製造文件時未加詳細調查之錯誤。至謂蔡廷楷、陳嘉庚、郭沫若諸先生等均爲盟員，又與事實不符，諸先生聞知亦必啞然失笑。中央社製造此項文件之目的，當然在第六點，謂民盟參加參政會，需中共同意，及第九點，謂民盟等待中共軍事支持至下半年即可抬頭等等，然文件中事實既錯誤百出，不啻自身證明其爲贋品，則其他一切可不攻自破矣。

駐津美軍卽將全撤

〔聯合社北平九日電〕美國海軍陸戰隊今日宣布，留駐天津之陸戰隊第一師剩餘部隊將於十日內完全退出中國。第一批暫定本月十二日登船，第二批定十六日，最後一批定十九日開拔。今後仍留駐天津者，將爲後勤部隊，處理剩餘物資及結束租借事宜。

美兩黨政策不適用中國

〔聯合社新吉賽州大西洋城八日電〕共和黨參議員塔虎特今日否認美國共和民主兩黨一致政策，僅適用於歐洲，對於中國或東方任何其他國家，從無此種兩黨一致政策。即本黨范登堡參議員亦謂兩黨一致政策僅限於歐洲及三個聯合國家。

美駐蘇大使提前返任

〔聯合社莫斯科八日電〕美國駐蘇聯大使史密斯現在回國休假期中，今日據美方消息，史密斯以外交緊急，卽將提前回任。

美欲調查匈國事件

向英徵詢意見

〔中央社倫敦八日專電〕美國已就共同調查匈國情勢一事，與英政府有所接洽，美國已以說明此項意見之致蘇照會副本，送交英外務部，徵詢英方對此之意見。消息靈通人士相信，英國至少將參加建議中之調查委員會，唯英政府人士，對於蘇美在中歐及南歐日益增深之磨擦，一般均極關切。

印督力促實現分治計劃

回盟可能接受

美贊同英國政策

〔法新聞社新德里八日電〕英國駐印度總督蒙巴頓勛爵，每日與印度領袖舉行會議，商討實現分印度之計劃，竭力促其實現。

〔聯合社新德里九日電〕回教同盟代表議會今日假帝國旅館開會，決定是否接受印度分治計劃。回盟主席眞納入會議室時，擁護者高呼「回教國皇帝萬歲」，以迎之，眞納聞言，頓露不樂之色，答曰：「不可如此稱余」。午前會議，眞納致詞，歷時頗久，其他代表致詞，爲數十起。會議分治計劃者，惟回盟領袖預料計劃可獲接受。

〔聯合社新加坡九日電〕美國駐印度大使葛雷第今日在此間招待報界稱，「此次英國對於印度之決定，願以印度人應自決命運之政策爲基礎。余信美國政府完全擁護此政策」。

國際記者協會

選出領導機構

〔塔斯社普拉格八日電〕國際新聞記者協會戰後第二屆代表大會，直到召開下屆代表大會爲止。英國記者肯容，當選爲國際新聞記者協會會長，猶丁（蘇），麥果（美），龐雷爾（法）及尼爾生（丹）爲副會長。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格隆納克當選爲秘書長。，業已結束。代表大會通過關於新聞與報導自由的決議案，通過協會章程，並選舉領導機關。代表大會以十三票對八票的多數表決通過，確定普拉格爲協會會址。

法政府仍拒絕與罷工工人談判

此政策將使工潮益擴大

〔法新聞社巴黎九日電〕法國鐵路罷工今日已第四日，國防委員會已在巴黎召集會議，討論依照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一日之全國動員法案，動員法國鐵路工人。

〔法新聞社巴黎八日電〕法國鐵路工人自開始罷工之後，迄未與政府當局進行談判，公用工程及運輸部長莫許雖已採取緊急措施，但現行局勢仍有使全國陷入嚴重危機之虞，據觀察家本日談稱：政府當局之政策可能因工潮之增加而遭受損害，法國政府與煤礦、電氣及五金工廠工人間之衝突可能再度發生，因而影響法國工業之其他各部門。

〔法新聞社巴黎九日電〕法國運輸部長爲解救日前之鐵路工潮，昨夜特發出呼籲，促請各省之馬車與公共汽車車主，將其車輛供當局使用。

〔法新聞社瑞士京城九日電〕歐洲鐵路交通因法國鐵路工潮，頃已陷入混亂狀態中，但路局方面仍竭力使各車開行。

〔法新聞社巴黎八日電〕關於法國鐵路工潮，保守黨「每日電訊報」頃加以評論稱：國有並不能防止勞工糾紛，法國今之鐵路工潮，對於經濟勢將引起嚴重之後果，此舉對於法總理拉瑪第阻止提高物價與工資之努力，實爲一種重大打擊。

蘇代表葛羅米柯打破原子能問題僵局

今日管委會舉行全體會議

〔聯合社成功湖八日電〕蘇聯代表葛羅米柯今日要求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舉行全體會議，僵持已久之國際管制原子問題，因有打開之望。會議將於十一日舉行，屆時蘇聯準備闡明其對國際監察制度之立場。同時，安全理事會準備繼續討論國際警備軍組織問題。此外，委員會可望於明日舉行巴勒斯坦調查委員會會議，商定大部份最後部署事宜。

黃河復歸故道

流徙人民甚痛苦

河床居民僅獲一週猶豫期

〔聯合社北平九日電〕黃河於兩月前恢復故道，較預定時間提早數星期，一般住居河中之人民，接獲警告，故水流有六七天猶豫，損害甚巨。美國人某曾沿途視察，以某縣災情爲最重，被淹沒一百零一村，廬舍牲畜，悉付濁流，流徙人民，生活甚苦，有匿於地穴中者。現因秋汛將屆，男女老幼正在搶修大堤，以防泛濫，日間因恐飛機，均在夜間工作。現時除食物及建築材料外，最大需要，在謀如何復興。政府曾發款一百五十億元，恢復小工業及漁業，中共辦理機關已領到一百億元；在上海採辦用品。尙有五十億元由聯總在開封交付，據聯總方面聲稱，主要撥給百元及五十元券，計共裝載十五卡車之多云。

法通知英美蘇

變更薩爾邊界

〔法新聞社巴黎八日電〕頃悉：法國政府業已經由外交途徑，通知英美蘇三國，謂：薩爾區之邊界業已略加變更，此等新邊界，不須俟至對德和約簽訂之後，始認爲永久性質，邊界變更係以避免在鄰國保有財產及瓦登兩區云。

羅國代表團

抵南國首都

〔塔斯社貝爾格勒八日電〕羅馬尼亞政府代表團已抵此間，係由總理葛羅查，外交部長塔塔雷斯哥，工商部長台伯伊，及部長會議主席團秘書長波得拉斯所組成。羅馬尼亞政府代表團到達時，狄托元帥，南斯拉夫政府委員及外交團人員，都前往歡迎。

東·歐·動·態

捷京一盛會

〔法新聞社捷克京城八日電〕本日爲捷克民族社會黨創立五十週年紀念日，捷京各界舉行盛大慶祝大會，參加遊行者達三十萬人之衆，並攜有貝奈斯總統及馬薩里克外長之巨像，沿途高呼口號。

波蘭捕叛黨

〔法新聞社華沙八日電〕波蘭公共安全部本日發表公報，宣佈波蘭社會黨領袖多人，包括浦柴克，業已被捕，按波蘭人十六名，前於一九四五年六月間因犯有反蘇活動之罪名，在莫斯科受審時，浦柴克亦爲被告之一，此等人士，均爲一九四〇年在倫敦成立之波蘭社會黨之黨員，波蘭當局最近曾抄獲文件，證明該黨領導者與安德斯將軍所領導之反動團體合作，惟公報並未指出浦柴克等被捕之日期。而今波蘭公共安全部在此國內局勢漸趨緩和之時，發表是項公報，此舉政界人士咸認此爲對於社會黨右派人士之警告。

阿保護領空

〔法新聞社阿爾巴尼亞京城八日電〕國防部頃發表公報稱：國防部對於任何外國飛機，未得本國准許而飛入本國領空者，均可開槍射擊。此次公報與外傳希臘飛機侵入阿國領空之說有關。

保反對干涉

〔法新聞社保加利亞京城八日電〕關於保加利亞反對黨領袖貝特柯夫被捕一事，頃據官方發表公報稱：英國政治代表具納特及美國政治代表項納，昨晚曾謁保國內閣總理季米特洛夫時，曾要求就貝特柯夫被捕事，提供更詳細之情報，季米特洛夫總理當即答曰：此事純屬保國之內政云。

〔法新聞社保加利亞京城八日電〕美國代表團之內科醫生安琪洛夫博士，不久將由此間法庭審訊，聞其被告之罪名有三：（一）散佈不確實之消息，（二）企圖引起人民之不安，（三）撕毀保國內閣總理季米特洛夫之畫像，（三）不服從當局。

本社出版：

波里亞珂夫著　金人譯

從軍日記

定價三千元

蘇聯文藝　二十八期

業已出版

要目

城的初生兒　烏絲平斯卡亞　蕭然譯

礦山的名匠　巴若夫　戈寶權譯

青年近衛軍（長篇連載）　法捷耶夫　水夫譯

歌頌者　江布爾　北泉譯

日丹諾夫的報告和我們最近的任務　法捷耶夫　葆荃譯

論藝術的任務　愛拉西莫夫　磊然譯

每冊四千元

本社新書！

亞歷山大洛夫著

論社會發展學說史

梁香譯

每冊二千五百元

土耳其的獨立與美國貸款

米海洛夫

美國給與土耳其的「援助」，是她批准了對她一億五千萬美元的貸款。

在美國反動的報紙上，這項貸款被表現爲從不曾有過的善舉，被表現爲別無意圖的「援助」。土耳其的反動派，相反地，竭力稱讚這是國際關係「新紀元」的開始。在備人的喧囂中，騎士們竭力希望掩沒了簡單的，老得像世界一樣的真理。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裏面，不圖私利的放款人是沒有的。無論是小鄉村的高利貸店主人，或是大銀行家，他們兩種人都會把落到他們面前的犧牲品，牢牢地握在自己貪婪的手中，並且後者比前者是更牢固和更無情。

這個真理，最爲東方的人民所了解，這人民的全部生活，近十年來都在外國銀行家的「善舉」的保佑之下過去的。

土耳其的人民也很瞭解這一點。

完全是不久以前，最多不過二三十年以前，他們在所謂「鄂托曼債務管理部」的苦境中受着痛苦。他們需要强大的人民解放運動，需要革命俄羅斯的援助。以便從自己身上拋棄外國監護人異常沉重的奴隸負荷。

我們記得起由「管理部」所記載下來而產生的，最有教訓意義的歷史。

一八五八年歐洲的銀行家（如今天的美國人），因爲同俄國的戰爭，而對土耳其提出了軍火的「援助」。歐洲的資本家在軍火的製造上發了財，黃金都藏到英國和法國銀行的地窖中去了，而土耳其人民，卻爲着他們所不認識的外國人的利益，不得不流出自己的血。

在一八五三年之後的新的外國貸款，其中用供給警察及憲兵的鉅大數目，都落到無數的將軍和駙官，以及蘇丹自己的腰包中去了。

屬於土耳其人民經濟的財政，已經追入了完全的崩潰。甚至僅僅是外國貸款的百分之一也無力支付的蘇丹政府，已經宣告了自己是破產者。來「援助」的債主們。由外國銀行的代表組成了（一八八一年）所謂「鄂托曼債務管理部」。這個管理部是供給土耳其的基本財政的源泉：徵收農業稅，牲畜和其餘各種稅。它又以設立煙草專賣來作爲調節的方法。種烟是土耳其人民經濟最重要的一個部門。

這個外國的組織變成了國中之國。土耳其政府只是「鄂托曼債務管理部」手中的替代它的傀儡。

這「管理部」完全在事實上，有十年時光統治了土耳其。外國「援助」的這種歷史教訓，它對於過得去的土耳其人民是如此的尊貴。

美國「慈善家」現在的「大方援助」是表明了什麼呢？它給土耳其人民帶來什麼呢？

正如貸款的條件所表明的，一億五千萬中的一億美元是指定用來裝備土耳其軍隊，修築飛機場和戰略公路，而不是用來發展和加强土耳其的經濟，不是用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的。借來的款必須在美國代表直接的管制之下使用。千百個美國顧問和專家都將在貸款的使用中「給與援助」。美國總統，按照美國駐土顧問的報告以自己的觀察，有權停止給與這項「援助」。

完全是不久以前，還在杜魯門簽署「援助」法案之前，美國的第一批代表就飛到了土耳其。最富有徵兆的，是從海洋彼岸飛往土耳其的「第一支飛燕」，是以美國參謀本部的一員奧利維少將爲首的軍事專家們。

所以，完全是顯然的，早在獲得美國信用貸款的第一階段上，土耳其的獨立就遭受了打擊。這種情況鼓動了進步的土耳其社會人士。他們看見，貸款不會改善廣大勞動羣衆的非常困難的生活條件，他們確信，這項美國的「援助」會鼓勵土耳其的反動派，推他們去作外交冒險，以反對國內進步份子作更大的鎮壓和施行恐怖政治。最近以來的事實，就證明了這種類似對民主份子的恐怖的根據。

這樣，例如，土耳其反動派要求美國所施行的制度，要求把國家和其他機構中的「共產主義者」，即是民主份子，清除出來，施行職工會的「統一政策」，停止戰時一百萬軍隊的復員。

但同時，在國家中卻增加了不滿貸款條件的反對派。

反對美國「援助」的反對派的情緒的高漲，就是土耳其內閣總理列特布·皮克爾自己在不久前的演說中也承認了。反動派在打擊着這種情緒的高漲，并且以彈壓來破壞批評美國「援助」的任何現象。民主報紙「馬柯巴度」之被封閉，就是因爲類似這樣的批評。但是，不管這種威脅和追害，土耳其的社會人士在意識到美國的「援助」對土耳其人民，對他們的獨立是最大的危險的時候，已繼續對來自土耳其反動派方面的，國民叛徒的新行動作有力的鬥爭。（恢譯自塔斯社專電）

西班牙勞動者的英勇鬥爭

阿爾土洛夫

希特勒德國潰滅以後，西班牙人民以爲英美的統治階級會忠實於自己的誓言，而援助西班牙人民從法西斯枷鎖之下解放。然而，最新的事實，說明英國和美國正加强支持佛朗哥政權，是利用它作爲盎格魯·薩克遜帝國主義經濟奴役西班牙的武器。而且，西班牙的經濟困難是愈來愈尖銳化了，首先引起這些困難的，是那些長槍會和與佛朗哥有關係的，以及由外國獨佔資本所支持的大投機家和貿易的冒險政策。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甚至於長槍會的中央機關報「阿利巴」也承認了國家經濟危機的實際存在和人民生活水準的降低。這樣就說明了，西班牙最熟練的工人的工資，沒有提高最低生活費用的三分之一。

因此，很自然，一九四六年的下半年，特別是一九四七年的開始，反佛朗哥政權的人民運動，顯示了特別的高漲。從西班牙傳來關於游擊戰的新報道，西班牙南北各省都一樣。游擊運動已經擬成個別作戰的統圍，軍隊與警察企圖剿游擊隊的主力中表現出完全的無力。人民復仇者對於其中有着過去「藍師團」黨徒的法西斯隊伍的攻擊，現在不僅發生在鄉村和小鎮，而且也發生在大城市。戰鬥是與一些小隊一起聯合進行的。所以，早在去年夏天，當佛朗哥訪問奧斯土利亞（現在的奧維亞多省）時，全省都同時發生了電力廠爆炸，以及去迎接長槍會團體「高共洛」的列車的破壞。當時游擊隊爲了佔領廣大的住民地點而進行了重要的戰鬥。例如，六月四日佔領了米爾塞·得·瓦里亞村：游擊隊在那里住了四天，就開始審判當地的長槍會員，完成消滅沿着公路的憲兵隊。

報紙上有着關於一九四七年二月西班牙游擊隊曾經進行了約四十次，二月進行了約六十五次的重大戰鬥的消息。受驚的佛朗哥當局，頒佈了一項新的恐怖法令！未經佛朗哥的警察准許，每一個攜帶武器的人，處以死刑。

西班牙的罷工運動也展開了，還在一九四六年，走入罷工洪流的人數，就超過了二十萬人。本年最初的四個月，這對於西班牙是鉅大的數目，已經又上漲了。僅在馬德里一地，根據法庭當局所承認的，今年已經發生過六十次的罷工。在略泰羅尼亞的罷工者，算起來總有上萬的數目，但，無疑地，在比爾俄——巴斯克族的首府——發生的事件是有特殊的意義。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不久前才成立的巴斯克抗敵委員會，國民黨、共產主義者，全國工人聯盟和國民勞動聯合會都加入到這裏來號召巴爾堡的工人進行總罷工，以及爲建立民主共和國的遊行示威運動。佛朗哥的警察在游行示威者中大事逮捕。巴爾堡的工人階級回答這個的，是要求釋放被捕者的總罷工——這是佛朗哥西班牙歷史上第一次的全面的政治罷工。罷工繼續了十二天。鄰城塞斯他的船塢工人和冶金工，都立刻以罷工來支持巴斯克首府的工人，之後又有瓜市斯略全省的工人。被捕的洪流增加到六千人，但工人并未投降。西班牙其他各地區的共同罷工也產生了。在巴爾堡罷工的第十二天上，由工人的完全勝利而告結束——佛朗哥的憲兵不得不釋放所有的被捕人員。可以確信地說，五月事件在西班牙外交政策的地位上，給了很嚴重的影響。

當了解馬德里的獨裁者佛朗哥已經完全失去信用而變爲西班牙和國際反動派的障礙時，後者就要採用行動準備以別人代表佛朗哥，但實質上不加變動。四月一日西班牙宣佈爲君主國，它這時的國家行政并無絲毫改變，顯然我們以爲，這是爲了變換西班牙法西斯主義而創造前提的一個步驟。現在反動集團強烈地宣傳承繼王位的璜·布爾朋親王「左傾」。他也尖銳批評佛朗哥將軍和長槍會的宣言，已經爲反動一報章所登載。保皇黨希望甚至上一世紀就已沒落的布爾朋王朝，能夠在西班牙人民的心目中顯得比佛朗哥的恐怖獨裁要好。但是工人和農民是不受欺騙的。每一天，他們都存恢復西班牙民主議會制的共和國的口號下加強鬥爭。（恢譯自塔斯社專電）

本市新聞

吳開先氏報告

民食調配今後計劃

民食調配會昨正式成立

〔本市訊〕上海市民食調配委員會，昨晨十時於山東同鄉會辦公處正式成立，出席兼主任委員吳開先，糧食部參事葉實夫，民政處長張曉崧，市商會嚴諤聲，市參議會邵永生，社會局糧食課長吉明齋，及警察局，市政府等代表，吳主委報告民食調配計劃，略謂：六、七、八三月青黃不接，鄉村來源枯竭，市場要求最大，際此民食短缺，政府應予供應調節，目前對於調節民食，有二大主張，一爲普遍舉辦計口授糧，一爲配給一般有組織之市民，目前採取者，爲後項方針。六月份上海市可分配食米十八萬七千担，其中十二萬担分配有組織之市民，所餘之數依各區人口爲比例配合民政處由三十一區分配貧民。七月份本市配米預定爲廿五萬担，有組織市民配額不變，所增之數，增加並普及貧民配量。八月份配額三十五萬担八月起準備依市參議會決議舉辦計口授糧，預定大口一斗小口五升，必要時當戶不配，工人學生等有組織市民之配米取消。各區目前辦理之貧民配米由各區公所及警察分局會同辦理，貧民身份免行申請手續，由保甲長審查，區民代表復審造冊彙報分配數量根據貧民數量，臨時決定公佈之。最後通過調配會組織規程，辦公地點因山東同鄉會地不適中，將於日內移赴市商會辦公。

要求恢復戰前底薪

工業界代表請願

各方表示難於實現

〔本市訊〕工業界代表胡伯翔、田和卿、顧耀秋等十餘人，爲恢復廿五年之底薪工資事，昨日上午繼續向市府請願，當由吳市長接見，允予代轉行政院，事後據市長表示，彼等所要求恢復二十五年底薪一點，顧難實施，現依照生活指數計算工資之總數打折扣後，亦即等於底薪減低云。

〔本市訊〕自市政當局公佈五月份指數後，本市工廠大多以指數過高，不願照發工資，而工業協會代表亦連日要求照指數再打折扣，向經濟部陳部長及市政當局等請願，要求減低工資，勞資間始多糾紛，昨據水祥雲氏稱：彼在京時，曾晤及社會部長谷正綱氏，據谷部長表示，對於解決指數後之折扣，此係中央既定原則，不能變更，否則反多糾紛，無論勞方要求無條件十足解決或資方要求照現規定之指數折扣再打折扣，在中央之立場，均未便同意，況所定折扣，如資方有不能負担者，可依照調整工資辦法第五條之規定，由勞資雙方自行協商之，至資方要求減低底薪亦難照准。

市府新秘書長沈宗濂今視事

〔本報訊〕新任上海市政府秘書長沈宗濂氏自京抵滬後，定於今日上午十時正式赴市府接事，按沈氏畢業美哈佛大學，曾任北大、光華兩大學教授，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中國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外交部司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參事。

市長舉行茶會　招待經濟部長

〔本市訊〕吳市長於昨日下午四時在市府會議室舉行茶會，歡迎經濟部陳部長，到有潘公展、陳行、徐寄廎、江一平、劉鴻生、劉攻芸、奚玉書等廿餘人。首由吳市長介紹陳部長，當由陳部長致詞，工商界領袖均有發表意見。

民建會聲明

〔本報訊〕民主建國會發言人對於昨日各報所刊之中央社訊：謂民盟邀約民建會加盟一節，並稱該會並未加入任何其他團體，民盟亦始終未曾邀約參加，至於會員個人單獨參加，則自難加以制止，因該會非爲黨同伐異之政黨云。

工資協商無結果前

應先予酌發一部份

〔本報訊〕自生活指數解凍以來，通來勞資糾紛迭起，爲避免該項糾紛，社會局吳局長開先發表通告內稱：「各業工廠因工資不勝負担，得適用工資調整辦法第五條規定如勞資雙方協議中或呈請公斷一期間，資方應先予酌發一部工資以維工人生活，同時勞方不得有違法行爲如怠工、罷工等類似情事，如有上項罷工等情事，工資不給外，並以嚴懲首謀煽動人員，以維生產秩序。」

發行平行線本票

中央銀行再否認

〔本市訊〕中央銀行昨發表聲明稱：八日報載某通訊社消息謂國行對平行線本票勢在必發等情，此事早經鄭重聲明，該項平行線支票，絕無其事，特再否認。

客貨運價調整在卽

〔本市訊〕本市輪船業經呈奉交通部實行同業議價，調整客貨運價，茲有該會理監事聯席會議議決，自本月十二日起實行，調整後之各綫客貨運費，其增加率最高額爲原價之百分之九十，最少者爲百分之五十。

狂風暴雨中　達豐輪遇險

〔本市訊〕本市益利公司達豐輪，八日下午，離滬駛往蘇北，九日晨，在吳淞口七了附近，遭遇狂風暴雨，機件乃告損壞，隨風飄去，形勢險惡，該輪乃急電公司呼救，公司當局即派三拖船，前往救援，至發稿時止，該輪尙無下落。

本市五十餘校

今日罷課一天

〔本報訊〕本市交大、暨大、復旦、同濟、大同、中華工商等大中學校五十餘校，定今日（十日）罷課一天，在學生聯合會號召下，以對同學被捕失蹤表示抗議，並將由各校組織控訴小隊，向全市各界分發「告同胞書」，義賣「新五月史話」「新五月演義」叢書，並發起「市民簽名運動」以爭取社會同情。

此外，交大、同濟（其美路工學院）將分別於今晨（八時、九時）舉行控訴紀念會，上海醫學院則於下午六時舉行，幼專於午後三時舉行同情會。又大夏大學教授代表十餘人（包括校長）率同學代表於昨日（九日）上午同赴市政府向吳市長請願，要求釋放該校被捕同學五人，及軍警不得侵入學校。

復旦大學同學會　理監事招待教授

〔中央社本市訊〕復旦大學同學會理監事端木愷、江一平、奚玉書等，於九日上午九時假新生活俱樂部，茶點招待該校全體教授，由奚玉書主席，各理監事相繼發言懇請復教，旋即改開教授會大會，推余楠秋主席，經大多數意見，決定即日復教，一致懇留章益校長，并請市長佈告，保證今後不再有類似事件發生，至十一時始散。

新生

和智識份子有關

胡冰

孤獨

從破落的舊營壘裏出來的人，往往帶着先天的猶豫和遲疑，有着太多感情底累贅，一隻腳則跨向前去，一隻腳又被後面拖着。想向前，但又沒有足夠的向前猛衝的力，不甘退後，但又被拖着，拉着，時時被誘惑着，於是感到彷徨。

前面的更向前了，後面的更退後了，二者之間的距離加大，於是感到中間的空虛也增大，感到寂寞和孤獨。

艱難於再向前一步，於是觀望着；不甘於和污穢同流，於是將自己從人羣中隔離開來，築一道「清高」的牆，穩坐着做明天底夢。

——但這夢，也就無法不孤獨，不清白。

科學告訴我們，放在真空裏的動物會死。不敢去尋求空氣新鮮的地方，又不願呼吸污穢的空氣，這樣的人，將和放在真空裏的動物同命運。空氣裏雖然有灰塵和病菌，但那裏也到底還有氧氣。厭惡灰塵和病菌，不敢呼吸灰塵和病菌，但又呼吸不到新鮮空氣，因此就不呼吸，因此就連必須賴以活命的氧氣也一併失去。……

連這淺顯的道理也不理解的孤獨者，是真的孤獨者，將有大悲哀。

困惑

對現實無知的，變成麻木；理解了生活底真理的，敢於勇往直前；而那些介於二者之間的，就困惑。

曾經是接觸了一些新的東西，腦子裏也有一些模糊的概念，但因爲沒有更深入一步，就不能理解得更多，沒有更多的理解，沒有跟隨着理解的，和理解血肉相關的戰鬥，對將來就缺少也不可能有大的擁抱力。

又因爲到底是理解了一些，所以對現實不能滿意，但由於生活圈子的狹小和安於狹小的生活圈子，不能忍痛地割去累贅，心中就有困惑。

這困惑，隨着形勢的變化而擴大，加深，這困惑，帶來了憂鬱和消沉，蛀蝕着靈魂的靈魂。

應該建立起對將來的確信，燃燒起戰鬥底熱情，向現實深入，突進，否則，將永遠脫不出這困惑。

應該再向前跨越一步的，否則，將冷殭在這困惑裏。……

疲倦

疲倦，應該是正常的工作以後精力底不繼，和筋骨底緊張以後的鬆弛，於是需要休息，以培養再工作的力量。

但也有這樣的人，根本不做工作，卻居然天天喊着疲倦，就心靈着營養不良。——營養不良，照我們並非醫學的直觀的說法，應該是卡羅里消耗過多而補充不足之謂。根本就不發熱的人，何需乎補充熱量？

也許有很好的理由：「現在弄好身體，將來再工作。」言下大有「將來」會自己來到之意。這其實就是逃避現實，方法巧妙的「出世」。顯然的，現在和將來無法分割，將來是在現在底基地上前進的。

並非說是不能休息，休息本是工作底一部份。但從來除了現成地吃飯，甜蜜地睡覺以外就不工作的人，將永遠休息在休息之中，疲倦在疲倦之中，自己雖大有雄心囑望於將來，但「將來」恐怕不會屬於這些人的吧。

一九四七，六，六。

英雄·美人·羣衆

何蔭

蕭伯納，把凱撒與Sphinx像來一個對照，把克里奧派屈拉與小貓來個譬喻，決不是偶然。

凱撒面對着獅身女面像自言自語：「我到這裏的道路是命運之路，你可以代表我，你是我的象徵，一份兒野獸，一份兒女人，一份兒上帝，——我中間一點兒也沒有人的成份」。

克里奧派屈拉對凱撒說：「我變了一只作祭台的白貓……我把它帶到這兒，祭這個獅身女面像，但當我們離城一段路時，一只黑貓招呼它，它便從我的臂膀裏跳出去，去跟那黑貓了。你想那只黑貓會不會是我的上古十八代代的老祖母」。

埃及沙漠裏的獅身女面巨像，是人類所創造的。英雄、領袖、偉人是羣衆所創造的，凱撒也難例外，他既是受羣衆巢拜供奉的偶像，也是受羣衆挾持簇擁的傀儡。當然我們絕不能抹殺領袖、黨羽、羣衆間的才能差別，但領袖之能建立威信，便在於他能概括羣衆的要求，幫助它們的實現，在紛雜中求其主綫，然後糾整其偏向。領袖與羣衆，他們間不是南轅北轍的方向不同，而是同一方向的先後之別。凱撒是相當懂得治人之道的，他深知他的力量來自羣衆，但他又知道利用羣衆，其實無非是如何治理奴隸之道，他不止一次提醒小孩子的克里奧派屈拉以她的地位——提醒她是萬人之上的國后，他教她分清主奴的界限，她叱斥乳媽，抽打手下的菲洲黑奴，在銀幕上可以見到年紀輕輕的克里奧派屈拉是如何興奮地欣賞着奴隸的痛苦的抽搐！這便是凱撒授給她的帝王之道。其次，正因爲凱撒知道頭子之外，還有部下黨羽與徒衆，所以他認爲政治性暗殺並不足取。不懂事的克里奧派屈拉指使乳母暗殺死波辛納斯，不就險些兒誤了事。

照蕭伯納的劇本看來，凱撒與克里奧派屈拉間的關係頗爲微妙。在凱撒，克里奧派屈拉不過是他隨手得到的小貓與玩物，女人似乎束縛不了凱撒，也沒有妨礙征服的事業。他回羅馬的時候，還是委託羅飛奧治理埃及的，心頭初無克里奧派屈拉的影子，至少早先可以說，如果克里奧派屈拉是埃及皇后，那麼凱撒等羅馬人便是太上皇。

在克里奧派屈拉自己說：凱撒是神，而她要的卻是男漢子，他們才是她又怕又愛的。凱撒觀破了這個小妖女，所以答應送給她安東尼。不錯，克里奧派屈拉會願意做凱撒的祭品，如像她說的會把黑貓帶來祭獅面像，但是她也可能背叛凱撒，如像她嘴裏的那只作祭品的白貓，一當黑貓招呼它，也會溜跑，或靈魂兒飛往那邊的。克里奧派屈拉的老祖母似乎真的竟是她所胡說八道的黑貓，她似乎時刻準備接受原始遺傳的獸性本能的召喚。我們且不管若干人津津有味地，目擊似的談着這位美人的魅力無邊和傾國傾城，又有若干人道破她自身不過是性的奴隸，我們所要說的乃是寄生貓兒猴子之類也可能眞的是人類的老祖宗，但如果人類除本能外，別無所有，那麼他又能拿什麼來誇耀於畜牲呢。蕭伯納的禁慾的清教徒主義，或許使他對克里奧派屈拉，加重了一些諷刺。但是時髦男女性愛的放任與草率，雖然是在尊崇個性解放，打破陳舊禮教習慣的名義下進行，卻也大可一比「美」於克里奧派屈拉。

最後，誰都知道，出的世界文豪蕭伯納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鏡宗，而是費邊社的一員，並是著名的禁慾主義者和素食主義者。馬克思主義站在人爲萬物之靈的立場上，主張宇宙除人以外的萬物，都可供人役使，葷素都可以吃，隨各人體質等而定。同時，馬克思主義者爲了貫澈革命的道義，所以不能是普遍的禁慾主義者，他所要禁的祇是私慾，不應享的慾，也不是普遍的反功利主義者，他所反對的祇是個人的功利，有損人民利益的功利。

驢

吳越

你總是這樣的忍從，
爲着等候默載與鞭撻，
脊背總是朝向天空！

你總是這樣的沉默，
人們拿大綑堆在你的身上，
草料，卻用小的籮筐！

你的喉嚨縱使有時也湧上抗議，
可是到了嘴吧，
最後卻祗剩一聲沉重的嘆息！

當你苦痛時
你總是顛顛無聲的嘴唇，
當你寂寞時
你總是搖搖發乏的兩耳……

你那兩眼總是蒙一層渾濁的淚水，
整天對空空的槽櫪低垂，
——然而，
牠們又何嘗沒有
映照過碧綠的山野
和蔚藍天空的光輝？

給野馬

紅楓

對着昏燈獨坐，下着風雨窗前，這種情景是可以意味得到的；寂寞，淒涼的。回憶的長卷，黯黑夜展開，在我的眼前的第一個閃在我底影子，想到你的是，在寂寞中我彷彿聽到了塞北漠原上傳來的駝鈴聲一樣的感到親切。夜靜人靜，我想着你，無數生命的陣跡和往事。

記得在一個大風雪的晚上，塞外的上空，激蕩着風聲的怒吼，地面上舖滿了白雪，路燈敵不住嚴寒的襲擊，一顆一料的在風聲裏搖擺，家家門戶緊閉，死一般冷靜的街道上，幾輛馬車在奮力的奔馳，是一個淒厲的冬夜。我們踏進了一家充滿西洋情調的餐室，霓虹燈射出的玫瑰色光亮在室內撒下一張溫柔的網。御下大衣，脫去手套，靠近火爐，把凍僵的手伸去取暖，侍女送來熱騰騰的清茶，話語隨着泛濫的情感流水一般的傾瀉，我們的心像爐中的火一樣的燃燒。你絮絮的談起了往事：山城的霧，嘉陵江上的漁火，還有那枝陪伴我們朝夜讀書的清瘦梧桐；當我們爲了自衛守衛在松花江的前哨，那種叮嚀和親切的關懷，這些雖然隨着時間過去了，然而卻替我們的生命織成了不可忘懷的一頁。四年同窗的友情，二年的戰鬥，我們的情在苦難裏生根，抽芽，我們的結合不是偶然的，是悲慘的命運使我們緊握的攜手。

我們都有着一個悲慘的家，我們自小吃着別人所拋棄的麵包屑所長大，生活的暗影在我們幼稚的心靈上留下烙印，苦難的生活使我們趨於早熟，我們懂得了愛與憎。用自己的熱情去點燃他人生命的火焰，在流浪途上我們相了，參貴的同情與崇高的愛結在一起，你說：「有甚麼要憂愁的呢？」

我們應該驕傲，因爲我們有一個被生活磨得發光的堅強的靈魂和一個二十出頭的青春的心呀，有了這，還有什麼可憂愁呢。」於是我們風容，以樂觀的精神去迎接凝霧重重的現實。

我們終於端起來了人生的苦酒，別離的惆悵夾雜着回憶的辛酸，冷酒灌進肚裏，眼眶裏湧出熱淚，六年了，我們依舊沒有生活比現在更好一點，剩在我們面前的是這樣的嘆息。夜深了，風已經停了，閃閃寒星在訴說明天的希望，我們踏出酒家，留下別離前夕的記憶。第二天火車載着我和無限的惆悵離開了你。

別後的生活依舊，幸福是葫蘆裏的悶藥。貧窮把人們的生活觀念，引上二條不同的路，過去許多相識的友人，有的卻更窮苦，有的卻發財了，有的卻一天一天的更壞了，他的腦子使他發笑，在簡單的問答後他便洋洋得意的講起他的「發財史」來，最後他說：「想到從前那種唱着大餅談理想，實在是可笑，白苦了幾年，現在要錢，我現在祇要有方法有門路，那怕壞良心，錢就是眞理，一切的權威。」由此可以看到理想與美德的沉落，自私享樂的思想在人們的生活觀念上佔了可怕的暗影。要是有機會同那些老年人談談，你會驚異的發覺貧窮把人們的生活歪曲得多麼可怕。從榮米油鹽的飛漲到澈底的生活，甚至公然贊美敵人治下的德政，飢餓使人們的思想滲進多少毒素！

我們生活在黑夜裏，但夜愈深，黎明也更近。

天堂地獄之間

路翎

他被工人推到縣政府外面來，錯亂地喊叫着，一大羣過路的人圍住了他。他突然衝開人羣向前走去。他底凌亂的，骯髒的頭髮被汗水膠在他底臉上，他底那一件破舊的襯衣是完全汗濕了。他歪歪倒倒地向前走去。這時太陽已經被大片的黑雲遮住了，空氣非常的窒悶；但不久，風吹了起來，一陣急雨開始下降了。雷聲響着，暴雨衝擊着地面，迅速地變成了洶湧的河流。街上已經沒有了行人，僅有一些汽車在泥水裏疾駛着。街道的兩邊，不整齊的楊樹在狂嘯的風雨裏搖擺着。天色更爲暗，雨更大，王靜能在沒膝的泥水中向前跑去，他心裏重又非常激昂。他奔過那些豪華的建築，看見了站在一家酒樓門口的兩個妖冶的女招待；末後他奔過了那一道橋，看見了急雨下的骯髒的河面，看見了河上的破爛的船隻，看見了棚屋裏的那些窮苦的人們。他想狂叫出來；他渴望爲這種地獄、這些不幸的、善良的窮人們而狂叫。他渴望叫出來：人生是醜惡的，一切都要滅亡了。他聽着那在天空和地面，屋頂和河流上做着奔騰的暴雨，覺得這暴雨恰好叫出了這個。他忽然看見一個淋得水濕、穿着黑布短衣的老女人撐着一把破傘向着這邊跑來，他站下了，他認出了她是他底母親。

「兒啊！」他母親在雨裏喊，撥動着小腳向這邊跑着，好像要一下子就撲在他底身上。

「媽！媽！」他站在雨裏，發出了一聲痛激心肺的絕叫，「你快來！你快些！我是要死了啊！媽呀！我們是窮人呀！」

他底母親恐怖地跑近來了，但他突然地閃開了她。

「媽，我不配做你底兒子，你讓我死掉算了！」他喊，指了一下急雨下的河面。他底母親捉住了他了。他們一齊倒在泥水裏。

「媽呀！我這一生不發財我是不想活的，窮人是活不了的呀！」他和他底母親掙扎着，喊，他底母親恐怖得喊起救命來。這時棚戶裏的那些窮苦的男女在雨裏向這邊奔來了。這一羣人立刻圍住了他們。王靜能狂暴地叫着對他們說，他是窮人，所以他要死，他希望他們，也是窮人的，都能夠原諒他。

「你還算什麼呀！」那些窮人們叫，開始把他拖到他們底棚子裏去。一個拉黃包車的強壯的漢子，赤着膊，雨水就像小河一樣在他底緊張的肌肉上淋着，向王靜能粗暴地叫了起來，憤恨地罵他沒有出息，把王靜能推到他底家裏去了。「上天都有好生之德，你要死！」這黃包車夫憤怒地喊，激動得滿臉通紅，顯然地他是在因自己底德行而快樂，「告訴你：我就不得看着你死！你要是有出息的，老弟，帶你媽回家去！你媽在街上住了這些年，我們是認得的，你不聽我的話，我今天就是要罵你！」他快樂地，又是憤怒地喊，「不發財就要死，那才死不了這許多，告訴你老弟，我就是不發財，我窮人有窮人底志氣！等到老天來收我了，我再死不遲！」

王靜能呆呆地看着他，好久之後，他叫了一聲就大哭起來，接着又大笑起來。王靜能瘋狂了。……

在這個窮苦的角落的這些寂靜的深夜裏，一個衰老的女人痛哭她底垂亡的兒子的聲音是常常一直到街道底盡頭去。骯髒的水在屋後的水溝裏流響着，有時候，大風在黑暗的空中震盪着；這悲哭的聲音是一時高亢一時低沉。而那個快要死去的瘋人，是躺在床上緊緊地抱着他底那一本用紅綫裝釘着的對報簿，不時地發出一聲深沉的歡息來，撐笑着而喃喃地說：「都來發財啊！中國是不會亡的呢！」

一九四六、七、卅。

（續完）

新園地

（每逢星期二、五出版）

第三十二期

無處投遞的信

王應麟

親愛的朋友：

我們在默默中別了，我相信不久將來我們會勝利的相逢，而且更添了些新的伙伴。

你的近況，你的處境，由你撤下的零亂物件看起來，可以想像到你是如何的悽慘，如何的引人悲憤，然而在某種意義上又是如何的偉大。

是的；正如你所說：我拚命衝上去，負了傷倒下來，更多的人繼續着肉搏，我們終於戰勝了；可是這個勝利，只給某些人贏得幸福，然而這些人又是民族的敗類，反而給另些人帶來了悲傷和痛苦，更給我們這些流血汗忘生死的人，招來侮辱和恐怖；我真懷疑這是人間還是地獄。

是的；更如你所相信的：雖這暗藍的陰裂，將永遠遮着烘烘的陽光，真的要陷四萬萬人於冰窖中，永不叫他們看見天日，得到溫暖？大多數人不會如此奴性，如此愚儍吧！打破陰幕，取得溫暖，都是這些人必能成功的工作。

你！苦難的朋友，努力吧！前途是無限量的，成功也是有把握的，未來失望的卻是陰府中的小鬼鬼。

你這次非凡的遭遇，希望不要無所覺的只是憂感，要知道這是舊生命的結束，新生命的開始，新生命不一定是富貴的，享樂的；那是呀！那是無可估量的挫折，奔波流離，碰釘子，吃閉門羹，到處受到輕視或侮辱，以及槍聲劍影的脅迫，這些不該是追求眞理的人所害怕的，而是偉大事業成功前不可缺少的經歷，這也是你偉大生命力的最大來源。

你！苦難的朋友，不要回顧，更勿徘徊，生命只有一條路，勝利只有一個法，就是向前走，向前看，請你忘掉以往，摔開一切，然而卻不能忽視現在，不計未來，有現在才會有你，有未來才會有勝利，雖然現在是惡劣的，將來是渺茫的，然而最後的成功，都是排除惡劣，驅逐渺茫的結果，絕不是幻想和等待而來的。

朋友！我祝福你，在忍耐中追求安慰。

——我寄望未來的重逢，而且更添了些新伙伴。

那一夜

木林

那一夜，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夜！

近月來，因爲我有失眠病，我都是不能好好地睡，所以常常想在夜間藉此多做些工作，使精神過度疲倦後始去就寢；當學校規定熄燈的時間過了，我便點着蠟燭，伏在暗淡的光影下，寫些文稿，或是看看書，等待眼睛不能再支持要臨下來，我便丟開了筆或書。到這時爬上床去，才眞正得到一時的安眠。我知道這並不是醫治失眠的辦法，相反的只有加重失眠；眼看着自己的身體日漸消瘦，但是除了這樣做之外，我那能有更好的辦法呢！

那一夜，我仍是獨坐着，甚至更深。窗外是黑黝黝的，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夜底的風，像睡熟了的夜裏郊外野草上冷寂的氣息，和挾着一些重濁的夜霧，從我的破窗子衝進來，搖動着我的燭光；潸然的燭淚，流積成堆，使我的眼睛有點眩感澀了。低細窸窣的窗外樹葉瑟瑟的叫，晨鷄外的狗吠，像痛間更夫破爛的梆聲「龐！龐！」地斷續傳來，……「這是多淒涼的夜啊！」我不禁低吟了一聲，擱下了筆，不能再寫下一個字。望望時鐘已經是一時半了，我吹熄了蠟燭，爬上床去睡，可是心頭覺得着不能安靜；這時像小妖精一般的蚊子，從蚊帳的破洞裏進來，繞在我的耳邊飛着，拚死命般釘我的臉，釘我的腿，終使我不能入睡，輾轉在床上，一面閉着眼睛，胡亂地打蚊子，但是這些可咀咒的小妖鬼，並不因我的反擊而斂跡。

大約是過了一小時，突然宿舍裏的電燈突亮起來，我在迷糊間靜大了眼睛，揭開帳子，看見外面的路燈和對面宿舍裏的電燈都亮了，房門外的走廊上，有急亂嘈雜的腳步聲，有猛力敲踢房門的聲音。驀然地幾聲尖銳的「邦！邦！邦！」的似槍響的聲音，掩蓋了腳步聲和打鬥的聲音，這凶猛的一陣聲音過後，腳步聲打門聲有吆喝的叫喊還間雜着繼續而起，這些突襲來的空前的恐怖氣氛，是我從前在任何地方都未經驗過的，所以起初我雖控制住自己，心在驚慌的跳着。

過了片刻，我知道這是什麼事在發生了。前兩天我們已發現在宿舍裏每間房門的牆上都寫着各式各樣的暗號，我明白現在當更深夜黑的時候，他們來這裏是幹什麼了。我索性安靜下來，躺着不動，我想到夜的淒涼，但想不到既已是淒涼的夜，更來了無端的恐怖！

仍不斷在走廊裏響着「拍！」「拍！」的吆喝聲，打門聲，門鎖被打開了，闖進來七八個人，有幾個穿着畢挺的西裝的，有穿着綠絨軍衣的，有兩個是蒙着面孔的。我被兩個人猛力的從床上挾起來，看見他們威嚇的在拉衣櫥，搜衣服，翻東西，查書籍。無數的聲音一齊向我喝問，使我無從應付回答，抓住我手的一個要我拿出學生證，我照辦了，蒙面的湊近我望了一會，我的學生證被拿出去對黑名單了，我只好聽命運去作裁判，我一動也不動，心也反變得鎮定起來。突然不知那一個將我的學生證塞在我的手裏說：「沒有你的事了。」他們才一哄而出，去了。

我覺得麻木了，天下會有這麼一回事嗎？或許我是在做夢吧？濃霧像毒氣般瀰漫在四週，可朦朧的看得見近處。我披起上衣，推開窗子望出去，外面車聲軋軋，吉普車摩托車，在宿舍中央的大廣場從霧中穿來穿去，宿舍的外圍停着數十輛大卡車；機關槍到處架着，槍口對住我們的窗子；重重密密的軍警，斜荷着上了刺刀的槍團困在四週；一隊一隊的手持棱角形的木棒的打手，在東張西望地搜索着；一羣羣的特殊人物到處匆匆亂奔，……這就是毒霧籠罩下的一幕啊！

時間到了六點鐘，我跑出房外，在樓下的走廊外，圍着很多同學，中間有一個是遭失竊的，用沙啞的聲音說：「我的皮箱和衣服被偷走了，經過了交涉才取回了皮箱，可是衣服裏的百萬多元的現款，已經不見了！」我聽着說下去，因爲人擁擠，我走開了，轉到別的地方去。

同學們有的在談着丟掉手錶的，有的談着不見了鋼筆的，他們默默地在訴說着經過。我默所看見的臉孔，每對眼睛都是火辣辣的，除了悲憤和憎恨外，沒有半點畏懼的顏色。走廊的轉角邊，幾個同學在談着：有一處宿舍，因爲夜裏燈影暗淡，丟棄在牆腳下的破舊的DDT鐵罐子，把一些特殊人物嚇壞了，他們當是手溜彈，叫穿制服的上前仔細去看，幾個穿制服的驚慌得互相推讓不敢踏前一步，後來還是同學說穿了，「那是DDT的爛罐子，不要怕！」我走到靠近警戒線的地方，有同學正在和幾個荷槍的談着：「你們什麼時候來的？」「夜裏十二點鐘我們便出發了！……好幾夜我們已經沒睡過覺啦！」「辛苦你們了！」

「我們是有苦說不出的，該死的就不反對這場的內戰！現在我們比你們還吃不飽，再打下去，我們不和你們站起來，也只好白等死了！」「大家都是一樣！」

我聽着這些單純親切的對答，看見他們互相發出含着熱淚的微笑，是的，這就是心與心的相連，血與血的交流，這已經凝結成最堅強的力量了！

時間剛是到了七時半，濃霧已經消散，火紅猛烈的陽光，穿過槍射下來，木棒，刺刀，機關槍，……已經悄然匿影，我昏迷迷的跑回房間裏，隔着玻璃窗看見無數的人，揮動着拳頭，我聽不清他們在呼喊什麼，然而，我深深地知道，所有被損害的善良的力已在凝集起來了，是最堅強最偉大的力量啊！這就是那一夜，從夜深到黎明一段時間，永遠留給我，和留給大地的記憶！

夜

適青

夜——
在江南，
伸出了
罪惡的黑手！

黑夜，
寒雨淒淒的，
烏蓬大暗的黑夜；
野狗也躲進了
深巷……

砰——
一聲槍響，
把千萬顆
驚在惡夢中的
靈魂——
劃下深刻的傷痕：
「又是一個
善良的人……」

一個才二十四的
母親，
牙關咬緊，
抱起剛出生的
女兒——
這樣一把，
淹在開水裏。……

對門的
老農——下田一世了呵！
田產被搶走了，
保長還逼着
要捐、
要丁……
在這淒厲的
黑夜裏，
憤慨地自縊在
茅簷下。

他的兒子呢？
也是在這樣深黑的
夜裏，
走向曠野那邊的
戰鬥羣裏去！

夜——
罪惡的魔手，
餓狼般的攫抓
人的生命……

父與女

東方瑾

已經十一點半了，被爸爸看見準得挨一頓罵，前二天托詞同學生日啦，結婚啦，總算搪塞過去了，可是今天說什麼呢？况且又是這麼晚，求求上帝，最好他老人家睡着了，否則的話，可真難逃這一關。

輕輕地用鑰匙開了門，像做賊樣走了進去，攀着了扶梯，一步一步走上去，運氣好得很，父親房裏暗着，躡手躡腳地走過了他的房門，僥天之幸，他睡着了，沒有發覺，心裏一塊石頭落地，腳下沒留神，好像踩着一堆什麼軟綿綿的東西，待要縮住腳，已經來不及，着着實實地踩了一下。「妙乎」，阿咪高聲狂跳起來，正想着，眞倒霉，碰到這該死的東西，父親蒼老的聲音在房裏問了：「誰呀？」

「是我。」我鬼鬼祟祟地回答了。

「瓊嗎，進來！」房裏的燈亮了，我只得硬着頭皮進去，父親已坐起來，靠在床上。

「這，到那裏去的，怎麼到這個時候才回來？」

「同學那裏談天。」

「胡說，你的眼珠告訴我你在說謊，那有談天到這個時候的，我知道，你這幾天說的全是謊話，每天一清早，粥也來不及吃，擦一把臉就往外走，中飯，晚飯，全不回來吃，總得過十點才回來，到了家，就在房裏，儘寫些不知什麼，或者呢，到家就往床上一躺，說像什麼似的，天一亮，又走了。你不必騙我，我知道你這兩天做的什麼事情，你要明白，你，是一個女孩子，雖然你們做的事是對的……」

我一聽見爸爸的話有了縫，立刻接下去：

「爸爸的意思跟我一樣，我就因爲這種事是對的，是應該做的，才去做呀，同時，既然爸爸也以爲對的，那更好了，你老人家應該鼓勵我才是呀。」

「孩子，」父親憂慮地對我說，「對是對的，我也並不反對你，可是，你要知道，你是一個女孩子，那班打手，在打人的時候，跟禽獸一樣，是不管你是男，是女的，受了傷，那是何苦。况且，你的身體從小就不好，我看你，這兩天，又瘦了一層，就是不打傷，再過兩天，怕就禁不住生病了，我的意思，從明天起，在家休息休息吧。」

「爸爸，我，一點也不覺得疲倦，假如他們打人，我很機警，不會被他們打着的，可是假如你要我就在家裏，我倒要眞的悶出病來了。」

「可是，孩子，我總不忍心看你這樣拖下去啊。况且，實在告訴你，你不回來，我簡直睡都睡不着，你就難道忍心讓我睡不着嗎？」

父親只說我不聽，想感化我了。

「爸爸，你老人家愛我固然是的，可是，我覺得你的愛還要廣泛一點，要知道，一件事，沒有人去做，那就永遠不想有成功的一天，所以，假如有一件正當的事，放在你面前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有義務，當仁不讓地去幹，別的人都通夜在做，不睡覺，甚至不吃飯，我，因爲沒有在你面前通過，所以每天回來。可是，心裏總像掛着個疙瘩似的，我一個人睡覺，別人在趕通宵，現在，爸爸，我請求你，既然你知道了，我希望你能答應我：有的時候，我來不及回來，你安安心心睡，好嗎？」

父親的臉上，浮上了一層無可奈何的樣子，沉默了幾分鐘，對我擺擺手說：「隨你去吧，我不能阻止你去做對的事情，可是，孩子，我希望你能常常想到我，對你說的話，我是多麼的不放心呀，」父親黯然說。

「爸爸，請放心，你睡吧，明天會。」說完，順手關上了燈，眼前頓時漆黑一片，可是在我心裏，卻有一綫光明，在漸漸地擴大。

時代日報 廣告刊例（六號字算 六月十一日起實行）

報名左右各一方 廿一字高二十字闊 每方二十萬元

第二版 第三版 下端八方 廿一字高十字闊 每方五萬元

第一二三四版 中縫六方 廿一字高十二字闊 每方四萬五千元

歡迎長期廣告戶，折扣另議

蘇聯醫學

第三年 第六期出版

內容

「1—2—5—6雙苯蒽」所引起之腫瘤的遺傳性
癌腫患者血液之毒性
癌腫患者血中之細胞毒因子
實驗癌腫之毒素治療法
起源於氣管支的癌腫
蘇聯癌腫研究之趨勢
輸血法方面之最新成就
血液儲藏法中磺胺化合物及配尼西靈之應用

時代雜誌

第七年第二十二期 業已出版

國際反動派的掙扎（「國際評論」）　蘇聯觀察家
中蘇友誼的歷史性文獻（「紀念中國第一個平等條約的二十三周年」）　倍雷維秦洛
蘇維埃民主的意義與力量（「論蘇維埃民主」之二）（上）　亞歷山大洛夫
一九四七年蘇聯國家預算　古爾維奇
「民主」乎？反動乎？　顧德里亞夫朵夫
日本閙潮的原因　巴洛洛夫
日本反動派環繞新聞的陰謀活動
日本經濟危機的原因　彼得斯基
『援助』乎？擴張乎？　謝列斯托夫
美國『援助』希臘法案的第一個結果　米哈伊洛夫
土耳其的獨立和美國的借款　旅潛萊夫
希臘的眞相　克魯彼尼柯夫
蘇聯人民法庭的一天
蘇聯各民族的兄長（『俄羅斯土地』第二篇）（中）　米哈伊洛夫

鹿的遭遇

丁孝

一個鹿，他肚內很餓。想咬些青草。青草上的牛斜着角對他，馬驢把屁股向他，豬子提得高高的。他伸長頸子，想含些樹葉來充饑。樹上的猴和松鼠，揚着爪子，張着牙齒，翻出猙獰之狀。

他餓得十分疲倦，想躺到輭輭的草地上，休息，休息。

「滾開，滾開，你這個不知好歹的笨鹿。」一個胖胖的滿身污臭，有些像家豬的野豬，滾過來向他吼。

他蹣跚的挨住饑腸，踱步到沒有草的地方，沒有樹的地方，一片空漠漠沒有一絲油水的地方。

有狗跟蹤他，有虎豹在山頂上俯瞰他。他暗中摸索着，在漆黑的夜裏，在暴風雨的追脅下，終於碰着一些鹿在開墾荒地。很多，很多呵！一大片無盡的土地，纍地在往外蔓延。

好多地方，花木成蔭，綠茵鋪地，果實纍纍，穀粒山積，他自由愉快的採摘了許多，吃了一個飽。

有人給他鋤頭，他也去開墾，拋下了種子，很快的得到了收穫。

可是虎狼不斷的來，舍去了鹿。牛馬成羣的來，踐踏了穀。狗影東西的搜尋，帶來了猴。最後一天，虎、狼、牛、馬、狗、猴都來了。他們宣佈這塊地方是他們的了，所有的鹿不得帶一物，趕快遷徙。

鹿又餓肚皮了。他的肚內很餓。想咬些青草，青草上的牛斜着角……伸長頸子，樹上的猴……他餓得十分疲倦。

終於他倒下去了，倒在一個荒僻的山頭上。他昏沉沉聽着遙遠的地方，有什麼激越的聲音，正注成一股戰鬥的鐵流在流，他抬起頭，發現他的同胞正結成一道鐵欄在與虎狼搏鬥。

他知道翻身的日子到了，奮身起來，猛跳着去參加了他自己的行列。